

楼顶森林

王天义

在我居住的楼房北侧,有一栋旧厂房。四棵小桐树、四棵小柳树、两棵小杨树和一棵小榆树,参差不齐、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厂房屋顶的东部,形成了一片微缩版的森林。它们相偎相依,一年四季彰显着生命的光辉,这在缺少生命色彩的楼房中间特别引人注目。

我居住在五楼,厂房有四层楼那么高,而且近在咫尺,这使我经常有机会欣赏这片森林。

有时我想,这几棵小树是怎么落户到楼顶的呢?凭自己有限的知识,我大概能推断出它们的来历:一天,一些植物的种子在狂风的吹送下,或者口衔种子的小鸟在楼顶歇息,把种子遗落在斑驳的防水油毡和已经风化的防水层的夹缝里,千载难逢的连阴雨使它生根发芽。于是,一些柔弱的小生命便诞生了。但是,楼顶的砂石不足四指厚,而且缺少水分,种子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已属奇迹,这些小树苗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?

我们豫东平原四季分明,春天常干旱,有“春雨贵如油”之说,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不下雨是常有的事。可是到了春天,不管有无雨水的滋润,这些树木都会迎着东风舒展嫩叶。到了夏天,五天一小旱,十天一大旱,气温有三十多摄

氏度,楼顶温度更高,它们却毫不畏惧,茂盛的枝叶依旧迎风摇曳,这就不能不令人惊诧了。我仔细观察并推断过,它们柔弱的根是无法汲取地下的水分的。那么,它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?

后来,棚户区改造,这栋废弃已久的厂房也面临拆除的命运。由于油毡下铺的是一层炉渣,炉渣和水泥板之间结合得没那么紧密,专做二手楼板生意的拆迁队,就清除炉渣,卸下楼板贩卖。拆迁那天恰好是星期日,使我有机会看到拆除的全过程。当拆迁队清除炉渣露出树木根系的时候,我大吃一惊:树木的主根有十数条,擀面杖粗细,褐色的,从楼顶的东部一直延伸到西部;主根上长着密密麻麻的须根,编织成一张直径几十米的大网,覆盖在楼顶上。哦,我明白啦,那几棵小树为了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生存,付出了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啊!生命力的顽强超出人们的想象!

看着这片小森林惨遭斧斫,我于心不忍,就悄悄离开窗前,独自坐在沙发上抽烟。不久,树木、楼房就在一片机器轰鸣声中永远地消失了。

现在,每当我站在窗前,望着森森楼宇,那片生机勃勃、绿意盎然的小森林,仍然会在心中摇曳。

主根上长着密密麻麻的须根,编织成一张直径几十米的大网,覆盖在楼顶上。



林间彼岸花

李硕 摄

琴键上的航行

张伽宸

“一间小房子,有门没有窗,进去两个人,出来声音响。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?对!它就是我的心爱之物——钢琴!

我家这架钢琴是我刚学琴的时候妈妈买的,立式钢琴静静伫立在房间角落,宛如一位沉默的绅士。琴身线条简洁硬朗,与旁边的书架和挂画相映成趣,为房间增添了一份艺术气息。

还记得我刚开始练琴时,总是磕磕绊绊,怎么也无法流畅地演绎。那时,我的手和琴键常被汗水浸润。但我和钢琴都未因此气馁,反而更加坚定地练习,努力去弹奏出最美的旋律……终于,在无数次的尝试后,我们成功了!一曲动人的乐章突然响起,那纯净的琴音仿佛在诉说着

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。

有一次,我们站在音乐厅中央,面对数百名观众,毫无惧色。随着琴键的跃动,音乐如泉水般流淌,时而如温柔游动的海豚,时而似激情澎湃的狮子,时而低回如深海中的蓝鲸,时而又像威猛的老虎……在场的每一个人,包括我们俩,都被这美妙的旋律深深吸引,沉醉在音乐的海洋中。

琴键,宛如黑白交织的河流,而我的手指,就像那在河上漂泊的小船。每一次指尖与琴键触碰,都仿佛是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。而你,我最心爱的钢琴,始终是那个默默无言却最懂我的摆渡人,引领我在音乐的世界里探索、前行。

想来人生原是要经历这般无数的第一次,而三岁的多肉竟已懂得面对陌生而不惶惧、处喧扰而不失序。

每一次指尖与琴键触碰,都仿佛是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。

听见那一声呐喊

黎沐旸

电影《罗小黑战记》,让无数人悄然落泪。这部电影看似讲述人妖之战的作品,内核却是一声对自然与生命的深沉叩问。

那个至死都在痛恨人类的妖精名叫风息。他的家原来是一片快乐的森林:清清的河水,苍翠的树木,林间有小鸟欢唱……后来,人类来了,建造了城市“龙游”,森林故土被彻底抹去。本应在爱与呵护中长大的他,被迫承受失去家园的痛苦。谁能将一个执念深沉、力量强大的妖精,与当年那个对世界充满善意的少年联系起来?

风息的强大与冷酷,不过是他痛苦的外壳。

他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,因为摧毁他家园的,并非某个人,而是人类文明扩张的洪流。

他单纯而偏执地想要夺回自己的家。最终,他在龙游结束了生命,在那一刻,他选择不走了,化作一棵大树,永远地守护这片他既恨且爱的土地。

无限,像是一束光,给了人们希望。他让人们明白,痛苦是没用的,需要行动起来,用理解和守护,建造新的家园。

在动物界里,也有无数个“风息”在无助地求救,在声嘶力竭地呐喊,人类啊,收回贪婪的手吧,千万不要因自私害了这些动物啊。

在那一刻,他选择不走了,化作一棵大树,永远地守护这片他既恨且爱的土地。

多肉入学记

张华

9月1日的晨光透过纱帘,三岁的多肉趴在柔软的床上,小腿裹着被巾,恰似春泥里钻出的胖蘑菇。妈妈立在床沿,轻唤几声,“蘑菇”纹丝不动。妈妈只得伸手去拍打他胖嘟嘟的屁股,那“蘑菇”竟发出哼哼唧唧的声响,将脑袋更深地埋进枕头。

“张多肉,起床啦,上学啦。”妈妈又唤。

被窝里探出半张睡痕纵横的小脸,眼睛还紧紧闭着,嘴巴却已噘起。如此三番四次,总算将这团小肉从床上剥离。他满脸不情愿地坐在餐椅上,迷迷糊糊地嚼着煎饼、喝着米糊,眼神迷离,仿佛灵魂尚在梦中遨游。

然而,新衣一着,书包一背,多肉倏然醒了。蓝白相间的校服衬得他格外精神,小白鞋踏地有声。下楼的一瞬间,他如脱笼之兔,迈起“六亲不认”的步伐在小区道路上奔跑起来,小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,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

幼儿园门前彩球飘舞。多肉沿着铺向学校入口的蓝色通道,郑重地从老师手中接过开学礼物——绿黄相间的小印章,并亲手按下了“人生第一课”。在“开学啦”的布景前,他神情淡定,充满自信地留影纪念,挺拔的身姿透出阳刚稚气,毫无羞怯之态。

教室门开,哭声顿如潮涌。一个个小人儿扯住家长衣角泪眼婆娑,多肉却回头挥手,说完“妈妈,再见”,便迈步入内。他巡视四周,选在一个扎着小辫儿的女孩身边坐了下来,原来他们是早教班的同学。见了熟人,陌生的环境让他顿时多了一份亲切安全之感。他摸着那个女孩的小辫儿,仿佛在说:“小妹妹,别哭,有哥哥在,今后我会保护你的。”

多肉握勺尚不稳当,午饭时分,米粒撒落桌案,却坚持不要老师帮忙。小嘴努力张合,将饭菜一一送入口中,虽慢却稳。午后家长群中,老师发来多肉自主进食的视频和午睡的图片,全家老小纷纷竖起拇指点赞。

黄昏放学时,多肉扑向妈妈的怀抱,浑身散发着孩童汗津津的香味。问他明日是否还来,他重重颌首:“来!”想来人生原是要经历这般无数的第一次,而三岁的多肉竟已懂得面对陌生而不惶惧、处喧扰而不失序。看着他奔跑的小小身影,忽觉孩子长大原是一瞬间的事。唯愿此去经年,他总能如这般勇敢地奔向未知,且在那奔赴之中,永怀今日之欢欣与笃定。